

陳存仁編校

皇漢醫學書

片倉元周著

徽癘新書

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

EV45/2607/402

書 新 癘 徵

要 提

本書爲片倉元周氏所著。原分乾坤兩冊。一爲理癘。一爲理徵。遵古法方。而增新意。故名徵癘新書。徵癘之難療。爲疾疢之至惡。上考病源千金諸書。下迄近代名賢。皆詳萬全之治。元周氏究心於斯。博取精研。時越二十餘載。頗有心得。復獲老醫秘傳。取其家君經驗。詳辨輕重深淺。發揮蘊奧。於是徵癘治療。乃臻精備。不敢自秘。遂輯行世。乾卷首舉癘風二十四條。次附燒鍼安排圖譜。末列驗案。附錄坤卷首述徵癘論證。次及治法方劑。末有程赤城跋。其前更有丹波元簡爲之序。均屬理徵癘之金鍼也。

序

疾疢之至惡。而最難理者。莫癘若焉。宜乎其有惡癘之稱。而夫子自牖執其手而歎也。迨至近代。設之坊。構之院。置之園。不敢得與良民齒伍。雖是出于不忍之政。抑亦可哀哉。相州片倉深甫。蚤受業於家君。與余少長。銳心剝精。殆二十年矣。以其涵養之久。決生於分寸。起死乎刀圭者。日月陸續矣。而最巧乎胎產之科。坐婆斷以不媿者。深甫至而拊摩一再。得乳於臍。循揮霍之間者。不暇僂指。而深甫不自多。居恆特憂癘之難療。適有一老醫。妙療此疾。蓋其爲法。毒藥以下。虻蝎燔鍼。以去鈣鱗。內外攻之。必至爲完人而止。真絕世之神方也。深甫乃重齋懇請。漸得授之。洎西游城攝勢紀之間。試諸其病。無不響應。因謂病之最難理者。莫癘若焉。葉之奏奇効。亦莫此方若焉。夫有至惡之疾。而有至當之方。與獨秘以濟人。不若廣傳之濟衆也。遂筆而聯編。槩而布世。昔者錢子飛。有治大風方。極驗。常以施人。一日夢。人自云天使。己以此病人。君違天怒。若施不已。君當得此病。藥不能愈。子飛懼。遂不施。內翰蘇公。志其事。曰。若余書不然。苟病者得愈。願代受其苦。此可以爲仁人之言也。今深甫可謂不懼子飛之所懼。能心蘇公之心善。繫此書盛行。與伯牛同患。而免斯疾之歎者。必多有焉。如徽

瘡諸方。悉出其日常。從歷試經驗。世之同技者。若能確信於心。而用之。亦庶乎減揀中之記也。天明七年歲在戊申。夏五之初。東都醫官

丹波元簡撰

徽瀉新書序

蓋夫上古聖人。所制之禮。乃後王之規則也。廢古之法。而新制之禮。君子弗由也。仲尼曰。信而好古。然古今異制。時世殊宜。故夏殷周。互損益之矣。其後以陽侯殺蒙侯。而竊其夫人。於是乎大饗廢。夫人之禮。然則先王之制。不宜則廢。末世之事。善則著之。未始有常也。故聖人制禮樂。而不制於禮樂矣。夫醫經經方。古昔賢聖定之。規矩立之。準繩使末世之人。百病一見。而瞭然辨析。故醫之理。疾痰棄古之法。立方劑於今。學者弗取也。然至於軒岐。不論。仲景不言。元方不敘之病。則又將何以稽攷乎。若夫論因之詳。敘證之審。而其立方處劑。古昔之法。不宜于用。而後世之方。善于理。則釋古而行今。又何爲拂焉。夫徽瀉之爲病。靈素靡載。金匱農經。病源等。陰蝕陰瘡。雖稍近似焉。今之稱謂。肇起元初。而盛於後世。於是乎前輩。建之法論。載之理方。然而或過諸擊。或失諸麓。其畏劇藥者。則惟平易是務。視硝黃膩粉。猶蛇蝎。排補劑者。惟攻伐是用。視參耆鹿角。猶鈍刀。互相倚賴。

矣。不亦過乎。是以予博集各家祕蘊。取以親歷試。殆且二十年。其形雖壯實。脈候涉虛。則純補不厭。其體雖勞羸。診候得實。則駛藥何懼。然後其功效。出人意表。因鳩撮此等之法方。乃成一表。名曰黉癘新書。有廢古之法。而創立規則者。又有賴古之法。而增新意者。予豈敢不信古哉。法方未始有常也。夫聖人制法方。而不制于法方矣。新書之意。蓋有似焉。

天明七年丁未歲臘月鶴陵片倉元周書於靜儉堂

黉癘新書序

甚矣哉。癘風之難醫也。自岐黃論因。元方敘證。思邈立方。至宋元明名賢。其方愈出愈繁。未嘗見奏萬全效者矣。余家業醫者三世。每觀家君療此病。不過十廖其一二而已。余自少小。究心於方術。博取而精研。深思而透悟。歷二十年之久。而渙然冰解。然後至治傷寒雜病。滯下小兒。自以爲似有得焉。然而竊憂此病之最難治。是以更檢尋先哲之方法。傍需俗間流傳之妙方者。又數年。既得百有餘方。每得一方。卽取自試之。或傳同志者。以試之。斷乎有功驗者幾希。徒束手待盡。竟歸之於命而已。然私心常悲之。思之不輟。偶聞一醫生某。獲治之之奇方。於羽之隱醫。彼比諸連城。不敢許傳人。於是余屢贈金帛。卒購得其方。其術甚神奇。使膏盲發疾。收効

于數旬之間。蓋雖華扁之術。不過此也。余復取家君所經驗者。參伍相照。殫精竭慮。盡辨輕重淺深。可治不可治。與假而真者。真而假者。以發其蘊奧矣。於是乎天下治此病之法。莫有出此書之右者。豈與薛氏機要之類。可同日而語哉。管子有言。思之思之。神將通之。諒非虛語也。天明丙午春。余家罹災。繼又得時病。瀕于死。至稍知人事。自謂吾若爲泉下人。則此法亦俱湮晦。於是探篋術。取嚮者所輯錄。更加校讐。又併所聞見之治驗法方。及余所親療醫案若干。以附于後。不揣鄙陋。鑲梓傳遠。題曰靈源新書。天下之業醫者。苟能反覆是書。得其術。則縱令治一患者。其功德豈爲尠矣哉。故不敢自秘。開示韜匱。以與世共之云。天明六年歲次丙午。冬十有一月南至。相州鶴陵片倉元周題於靜儉堂。

黴瘍新書目次

理癘

總論二十四舉	一
燒鍼	二
三楞鍼	二
平頭鍼	二
燒鍼安排圖	三
醫案	四
附錄	三
答友人書	三
理癘	
黴瘡論	五
治法	七
方劑	〇

微癘新書

相州醫士 片倉元周深甫 著

總論二十四舉

一舉曰。風論云。癘者。因榮衛熱附。吳云附。其氣不清。故使鼻柱壞而色敗。皮膚瘍壞。脈要精微論云。脈風成爲癘。以是觀之。則斯病之生也。多從風起。風氣搏肌肉。與熱氣并。則榮衛壅塞難通。血氣精髓乖離。遂令人身體偏痺。手足頑痺。身面腫痛。眉睫墮落。眼光閃閃。久而不治。則至於鼻柱崩倒。蝕指穿骨。終不可復也。蓋此病多因風土所生。中國少有此證。惟烟瘴地面多有之。或觸糞坑穢氣。或露臥當風。或睡眠濕地。毒風襲血脈。遂釀作此病也。又有過食膏粱油膩。或房勞穢汚。以致火動血熱。或產後瘀血不盡者。俱加風寒冷濕。胃氣混濁。以生蚊蠅。積年之後。終發此證者矣。又有幼年姿丰美麗。肌膚潔白。恰如冰雪者。動輒發此證者矣。此所謂宿業緣會之所爲也。歟。將自高會祖。血氣相傳者。歟。抑負功德崇歟。未可知也。然至治法之手段。俱一也。又有微瘡似癘者。有酒毒似癘者。宜詳而治之。

一舉曰。癘風之病。古人立名論證尤多。今唯舉其目。曰大風。曰大麻風。曰

大風瘡。曰善大風。曰大皮風。曰順風。曰逆風。曰刺風。曰泄風。曰暈風。曰頭風。曰瘡風。曰木癩。曰火癩。曰金癩。曰土癩。曰水癩。曰麩癩。曰蜈蚣癩。曰雨癩。曰麻癩。曰蚰癩。曰酒癩。曰烏癩。曰白癩。曰白牛疾。曰癩瘡。曰癩病。曰蟲癩。曰疝癩。曰黑癩。近世俗多單用瘋字。惟是从風从广耳。命名多端如此。論證各異。或分上下以施治。或以蟲蝕五藏立方。豈愈繁愈失者非邪。此書之論治法方。不出辨輕重二證之外耳。

三舉曰。治病分寒熱辨虛實。萬世不易之程法。豈可忽諸。癩風之於病。亦不復無虛實寒熱之分也。若得此病。而屬虛寒者。斷為難治也。強欲治之者。譬諸割癩。非徒勞而無益。反損其天年。故此書治法。悉為壯實者設耳。

四舉曰。凡眼中黃色者。合谷及魚腹肉脫者。或爪根無白暈者。或持物不知自墮者。或手足心破裂血出者。或眼目既蝕。或玉莖腐爛。或四肢攣拳。或身體黑斑者。或十指如雞距子者。或周身毫毛脫落者。或鼻柱崩塌者。或蝕指穿骨者。或常飲食色慾過多者。或屢浴溫泉者。或齡過四十者。或身體瘦瘠者。俱為難治也。

五舉曰。若多淫多食者。與身體黑斑者。雖固屬不治證候。亦有輕證兼見之者。以其為難治候。藥不可遺棄焉。其救療之法。宜灸脊骨第十一椎

節下日三壯服藥中必不可少也。

六舉曰。凡不拘輕證重證。有見證脈候。頗似可理而不可療者。所謂驕恣。不論於理。輕身重財。自知惡疾。而不欲服藥餌。恣口味而不爲遵師教。其若此者。雖和緩復出。不可奈之何也。不啻是。諸疾皆然。故扁鵲論六不治。郭玉說四難。

七舉曰。輕證者。宜用三稜鍼以取死血。刺之之法。當於死肉與平肉之際。下鍼。不然則瘀血出少矣。又至其尤輕證者。取曲池與委中。宜間二三日。若四五日刺之。不可日刺之也。如其重證者。非燒針。則難收功矣。夫燒針之名。肇出於張仲景傷寒論。卽內經所謂燔鍼焮鍼之類。而主治風寒筋急。擊引痺痛。或癩塊結積。癰疽發背。癱瘓不仁等證。然後世此法不傳焉。惜哉。今余之所用者。頗與之異。其數十有三。而鋒長七寸五分。卽用今之曲尺尖如挺。其鋒員且銳。柄形六稜。長三寸。內一柄乃爲平頭鍼。圖見後凡製鍼。宜以柔鐵。必不可用鋼鐵。其害不淺也。

八舉曰。欲用燒針。則須先視毒淺深多少。而後施之。看之之法。將患者房內解帶令坐。腰戶盡閉。令暗黑。點火於樟腦。可以視其周身。凡其毒隱皮膚中。不見者。燎燎乎。燒火也。其色如水紅色者。其毒必淺。若其色紫黯者。其毒必深矣。且毒血形狀不一。有方者。有圓者。有長者。有短者。

有槽者。有如鱗甲者。有如胡蘆者。皆沿其死血所在處之大小。形狀之變態。取筆以盡記其匡郭訖。披牕戶而施燒針。其毒多在面部手足項背。而腹部有之者甚少。

九舉曰。凡刺燒針。先以五斤炭火。按排大火盆中。除平頭針之外。十二針。盡列於火上。緊火燒令通赤。然後周身墨圍中。不留一處。盡刺之。刺之之法。取一針刺一處。刺卒直反諸火上。又取次針刺之。如前法。十二針刺卒。則再取反火上之針。更刺之。不拘肉厚薄堅脆。經脈血氣多少。及禁針禁灸等輪穴。隨瘀血所在處。而盡刺之。針瘡其間。各相去如蔥莖。凡所刺針孔。會無有血流出者。又無有覺疼痛者也。燒針之法。須令一人向火扇之手。不可暫止。若炭火欲盡。則再加炭以扇之。針若不通赤。或遲寬而冷。則反損人。且不能去病也。謹之謹之。

十舉曰。欲刺燒針。則須令患者側臥。先於手足中毒之最深處。試刺五六瘡。必不可令患者見焉。何則。若見炭火熠熠。燒針通赤如火。則患者不免驚懼。體戰齒鬪。猶犯法人禡衣受刃矣。故目下刺之。則針未至皮膚。聲眉蹙額。聳身不能刺也。不令其見之。則針入一寸有奇。猶且不覺痛痒。於是患者異之。自以為非此法。必不洽。遂至自請多其針。凡刺燒針畢。則必身體發熱。面色正赤。口舌乾燥。或頭痛或渴。當此之時。宜與溫

傷一二口。更燒平頭針通赤。以其頭印百會穴。如此則患者抑鬱之氣豁然散發矣。凡用平頭針手法。手須輕捷。稍遲則不任痛楚。反害焉。

十一舉曰。刺燒針總三日。第二日於初一日所刺針疔間。盡刺之。第三日亦放之。始下針其毒最深處。針入一二寸。而患者會無覺痛痒。至第二日。則針入七八分。稍稍覺痛。至第三日。則針入僅五六分。亦不任痛苦。蓋死血去而新血漸生也。將施燒針前。當拔患者頭髮試之。拔之則隨手而離肉。正如拔無根草。必不知痛痒也。其刺燒針畢後。則欲拔之。髮根緊堅。而如尋常人。是瘀濁去而營血充也。

十二舉曰。輕證者。初起皮膚不仁。或淫淫痒。如蟲行。或十指頭常冷。或乍寒乍熱。或手足酸痛。或股脛時如被針錐刺。或身體偏痒。搔之生瘡。或手足一片常冰冷。或薄如錢大。或痛無常處。流移非一。或身起白屑。或手足小指頑痺。或身體手足發腫。或如按豆。或如酸棗。或出或沒。當此時。當以樟腦一塊如鷄卵大。點火照看周身。以認其毒多少。仍以三稜針去瘀血。然後更服當歸湯二十日。繼吞竹精丸四五十日。莫有不瘥者焉。

十三舉曰。重證者。身體磊塊。其色紫赤。如彈丸大。或如鷄子大。若近火則為水泡。過二三日。若四五日。則頂陷而黃水流。或如盪湯火傷之瘡。

或眉睫墮落。眼光如電。或皮膚皴散如樹皮。手指欲拳。或面目無潤。其色灰白。或身面腫痛徹骨髓。或語聲嘶散。或耳鳴啾啾。或身體頑痺。不知痛痒。針灸不覺痛楚。或身中發瘡。一二一處。瘡則又發他處。展轉不已。或毛髮拔之不痛。於此時。急用當歸湯。七八日。後更刺燒針三日。每夜臨臥向一更來。宜以白湯。服第一神效散。至第四日。服第二神效散。五日至七日。服第三神效散。服法俱做第一神效散。

十四舉曰。凡刺燒針。服三種神效散之間。切不可食鮮鮭諸肉。生蔬酒醋。鹽鹵豆油等物也。惟於朝餐時。淡味醬汁煮瓢畜。可輔食味矣。午飯夕飧。斷不可食鹹味。宜以淡漿粥將餐之。

十五舉曰。凡服第一神效散。則其夜必腹中雷鳴疼痛。或嘔吐穢物。或大便下穢水。痰物。或如稠痰之狀。或小便如丹粉和膠脂。達旦而止。服第二神效散。則下諸蟲。或蚬血。血瓣。紫黑褐色等物。至第三方。則下物亦不多。其色如雞蛋黃之狀。或軟或硬。亦微日止矣。自服神效散之二三日。針淚水出不止。必不可用敷貼藥。漸漸結靨。而自剝落。若遷延數日不止者。當以蕎麥粉摻之。

十六舉曰。凡七日內。服三種神效散已後。又以虎勢丸一劑。分爲十五日。以一貼白湯吞下。日三夜二。而過八九日。若十餘日。則針瘡自結痂。赤

斑亦羣滅。手指將拿者漸伸。飲食日進。形體亦當壯健。然後繼以龍石湯。

十七舉曰。凡治此證。須令患者。清淡口味。斷絕色慾。此乃一大緊要事也。若犯此戒。則不免再發也。假令其病痊。對酬如常。可禁忌者尤多。宜食者。僅僅乎無幾也。今舉其可啖者若干。以列於左。凡如粳米。大麥。小麥。黑白大豆。赤豆。綠豆。胡麻。乾菜。薯蕷。砂糖。萊菔。冬瓜。萵苣。牛蒡根。蕪菁。乾芋梗。五加葉。枸杞葉。鷄腸菜。蒲公英。獨活。三葉蘄。葛粉。蠶畜等。及海參。鱈魚。串鰓石首魚。梭魚。棘鬣魚。鱈魚。鱈魚。火魚。鱈魚。蜆肉。干鱈之類。熱烹而常啖可矣。然如魚肉。必不可日喫之。其他一切物。斷然不可食也。如禽獸諸肉。觸口亦爲大患。戒之戒之。

十八舉曰。患此證者。必不可浴溫泉。蓋溫泉之爲性。金鐵。硫黃。朱砂。海鹽。礬石。礬石。砒石。雄黃等氣。蒸爲暖流耳。如利關節。通壅滯。撲損閃肭。疥癬等病。在表而不關裏者。固所宜也。若梅毒瘡結毒。痼疾沈痼。假令浴之。發出濕毒。豈足除其根本哉。况如癩風。其毒深痼。病之至惡。無出於此矣。若一浴之者。其毒蔓延。終作不治證也。若其幸不浴者。其毒僅結二三四五處。燒針易施。治效易收也。故此證之於溫泉。殊在大禁。所可深畏也。

十九舉曰。有酒客患若癩證者。亦不可不察焉。夫酒之爲性。其氣慄悍滑利。暴氣動血。其極竟釀成瘀血。或作面上赤斑紫暈。或生赤禿。臚鼻酒刺。或周身發痞癩。或成癩。或起皴。動輒延綿不瘥。遂至眉髮脫落。庸工不察。認爲癩風。以治之。致不起者。往往乎有焉。當照前所述諸證。及看法。以詳察之。治之之法。宜發散解肌清熱也。又有微瘡壞證。殆似癩者。見證不甚異矣。治法宜專主化毒也。又有癩風。其毒之輕。似微瘡壞證者。亦宜詳審焉。如此證。切不可用燒針三稜針等也。惟宜與苦參丸。久服緩治。以收效。

二十舉曰。凡此證施治術。自立夏後。至白露前爲限矣。何則。天地氣候陽盛。而人氣亦在表。故其毒殊易祛。不易得風寒也。若秋冬春初。風氣凜冽。陰冷盛。而人氣在裏。當此時施燒針。則針處被寒。動輒有生變證者。故殊禁之。若不得止。而欲施針。則宜置患者於煖室中。密塞風隙。常用火一盆。然竟不若時候溫暖之穩協也。

二十一舉曰。夫疾疢之於人身。何限焉。巢氏病源敘一千七百二十七候。猶且不能盡其名數。雖則不能盡其名數。未有若癩風最至惡者也。是故一罹此病。則夫人避忌之視。以穢惡之。猶屠人乞者。非但避忌其人。觀其兄弟姊妹親屬。亦復然矣。故昏姻嫁娶。將立契約。則詰問之。殊爲

嚴緊。假令即今無一人之患之者。若其祖先嘗有患之者。則雖有官室帷帳之麗。佳冶窈窕之美。不得納幣於蓬戶桑樞之庫。推髻荆釵之觀。蓋諱其血脈傳染。不敢受之也。故好人擇好家。癩儻避癩屬。本邦田野人民。正其瓜葛者。自古爲然矣。然而如都下人士工商却不拘之。其志皆在慕聘財之多少。與其家之富貴。噫如何哉。是雖非醫家所關。姑記爲世之鑒戒。

二十二舉曰。本邦南都有癩村。其家數百戶。癩兒皆居之云。頃閱中華書籍所載。有幾與之同者。祝允明猥談云。南方過癩。小說多載之。近聞其症乃有癩蟲。自男女精液中過去。故此脫而彼染。如男人女固易。若女染男者。亦自女精中出。隨入男莖中也。周按。此說難信據。若男欲除蟲者。以荷

葉卷。置女陰中。既輪洩。即抽出葉。精與蟲悉在其中。即棄之。精既不入女陰宮。女亦無害也。此治療妙術。故不厭猥褻。詳述之。今南中有癩人處。官置癩坊居之。不以貴賤。知體蘊癩者。家便聞官。隱者有罰焉。此說原見陸游老學菴筆記。又吳震芳嶺南雜記。及石天基食愈方載。大痲瘋嶺南頗多。因設痲瘋院。以別居之。他如卑濕之處。淫熱之人。亦間有之。又屈大均廣東新語。有瘋人園之名。今按。華人所錄。俱言嶺南烟瘴卑濕之地。尤多焉。如本邦非但南方有之。四方州郡頗多矣。然而如西

京東都繁華地。患之者甚少。惟罹微瘡病者。自中古逮今。特爲多。如山野人民。罕能患焉。近世微瘡蔓延通國。而山野人患瘡疾者稍鮮云。是時運之使然歟。未可知也。余友吉資坦田公幹亦云。四十年來。微瘡殊多。而瘡疾漸罕。蓋聞之古老之話。

二十三舉曰。余嘗瀏覽諸書。載服松脂松木以治癩疾之事。以意度之。病者鏡心。能斷禽獸魚鼈。省米穀糖麵。屏絕嗜慾之情。割捨愛好之意。以如法服之。有所謂非止瘡病。乃因禍而取福也。此余雖未試。其藥太易得。所厭者。僅煉製之勞耳。寒鄉山野乏醫藥處者。多修合以施于人。功德最大。故一二攜掖。以舉于茲。葛洪抱朴子云。上黨趙瞿病癩。歷年垂死。其家棄之。送置山穴中。瞿泣經月。有仙人見而哀之。以一囊藥與之。瞿服百餘日。其瘡都愈。顏色豐悅。肌膚玉澤。仙人再過之。瞿謝活命之恩。乞求其方。仙人曰。此是松脂。山中便多此物。汝鍊服之。可以長生不死。瞿乃歸家長服。身體轉輕。氣力百倍。登危涉險。終日不困。年百餘歲。齒不墜。髮不白。夜臥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。久而一室盡明如晝。又見面上有采女一人。戲于口鼻之間。後入抱犢山。成地仙。于是人聞瞿服此脂。皆競服之。車運驢負。積之盈室。不過一月。未覺大益。皆輒止焉。志之不堅如此。又巢元方病源論云。始起便急治之。斷米穀肴鮭。專食